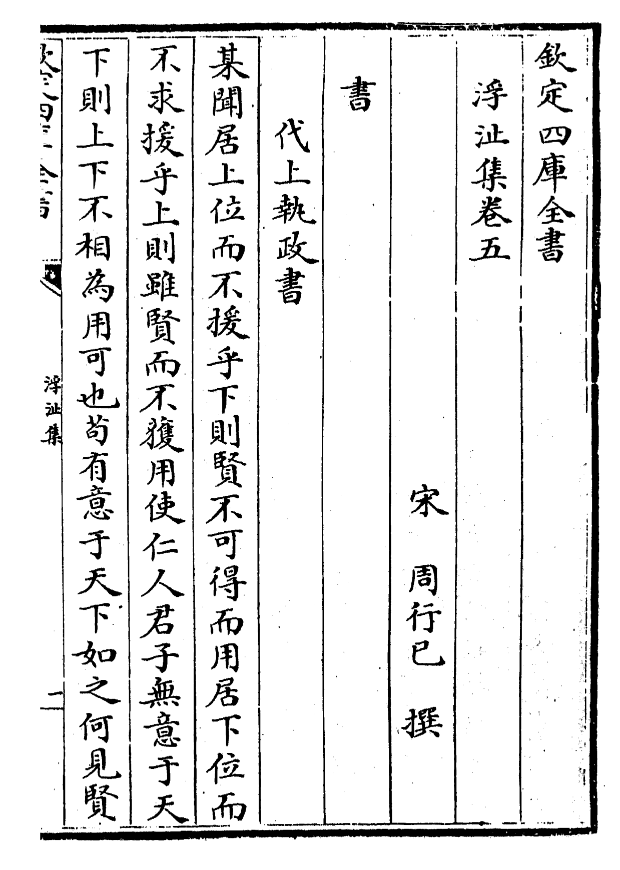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浮沚集卷五

宋　周行已　撰

書

代上執政書

某聞居上位而不援乎下則賢不可得而用居下位而不求援乎上則雖賢而不獲用使仁人君子無意于天下則上下不相為用可也苟有意于天下如之何見賢

而弗用與其身自賢而弗求其用哉某誦斯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恐不知者以為好大而欲人之尚己也夫好自大而取尚于人君子之所不為某雖不敏頗舍所學而願為之乎然今日持有獻于閣下者以閣下可以聞此而某亦可以無自疑乎此也閣下以道德相天子拔取天下之才共為太平而天下之吏奮然各自淬厲以僥覬萬一如飢者待哺勞者乞休且不知其幾何人此其志豈無望于閣下哉而某之遲鈍不及事未嘗斂

祗執板趨進于左右又無當世顯名在人耳目廼欲卒然以尺一之書自别于衆人而求閤下之知遇其雖自信不疑已使閤下何從而信哉然其未嘗言安知閤下之必不信也其自少時讀書應舉粗為有志于其大者未嘗碌碌隨時俗上下得官十餘年困于奔走簿書之閒無所効其長然其亦區區不敢廢職而亦不敢以謹職為能閤下試度其之志與閤下之事孰先孰後哉昔舒元輿嘗上書自薦于唐文宗當時執政不察其心過

以浮誕為廢至今有讀其書者為之太息某之事實類此然閣下之賢不可與李宗閔比也畯明茂惡堂下一言叔向親援其手曰子如不言吾幾失之矣夫言之不可以已如此且以某之不肖方拙而寡與茍不自言其誰為某言哉故某不避狂易之誅而以聞于閣下也閣下以為如何哉干冒鈞顏伏地待罪

權樂清上韓守書

竊惟人子莫不欲孝于其父人臣莫不願忠于其君而

其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盖子之于父親也近也故其為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于君尊也遠也故其為忠也有未必獲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畎畝而不忘居江湖而有懷誠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為堯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馬遷留滯而嘆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于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

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之臣同効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通雖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于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踽踽涼涼徒竊嘆于周南而長興懐于魏闕孰吾知者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應奉因得効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職顧豈敢望哉年衰志闕無所可為獨欲終老海濵卒其區區之願鷦鷯之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已盈自度智能不過一邑一曹得與役屬以勤享上官卑而志同職小而忠

一左右侍從之臣承命于上趨走服役之臣効力于下上下相濟小大不渝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某昔者鷹名嘗出先德之門而筮仕之初于令太守為同僚之分以是夤緣因得自列伏覬高明憐其故家之舊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憚一舉手之勤以置于一枝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上宰相書

某聞人臣之事君也不敢有其身君命之進則進不敢

私其身後之君命之退則退不敢强其身先之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行尊者之賜卻之為不恭况君命之進乎侍于長者問日蚤暮則退欠伸撰杖屨則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君命之退乎然而君子之進也每難其退也每易易于不為而難于有為故也不為義也有為行其義也故曰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其少負羸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竊慕存心養性之説于周孔老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間者父兄命之嘗試

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間或者不以為不可遂籍仕版辛未庚子葢三十年矣或遷或罷纔書四考何其進之少而退之多乎豈不曰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不敢私其身而為之進退歟令也行年五十有四憂患病苦齒髮衰矣方寸亂矣少壯不力老將何為而閤下過聽猥蒙收録進之吾君不以其不肖無堪置之學士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議于人不卜于神舍其閒居安業之私慉然有行不敢以速進為嫌誠為晚遇得歸而不敢有

其身故也且士方畎畝不忘致君獨安昔之不為令不可以有為乎閣下二十年間再秉鈞軸天下之士莫不以類而進成就功業而某方以疾故退居田里乃令獲遇雖樸樕不足比數然亦豈獨不欲効其尺寸以行其所知哉惟令百度完具四夷賓服上下恬熙内外無患治安無事矣然無事者有事之所慮也古之聖智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虞舜成周之盛時未嘗不兢兢業業以相警戒且令任天下之重者獨不在于閣下乎

不知閣下以今為樂歟亦以為憂也以為憂則君聖臣賢優游無為上下同樂方享太平何有于憂乎以為樂則慮近之遠審風之自然不在大禍生所忽未可以為樂也賢者之謀國如醫者之治病五臟六腑不可偏勝偏勝則患生今天下之勢不有偏勝者乎疾之所起必有標本治其疾者必先其本後其標今天下之勢不有急于先者乎閣下以不世之宏才可久之大德越自熙豐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終一心豐功偉績昭煥今古

所更多矣所知審矣伏自建立以來良法美意皆酌今而可行民便國安皆利便而可久然而更有異志之變更因之庸吏之玩弛慮其所可憂先其所當務得無復有益廣其未究者乎得無復有當務其偏敝者乎于是時則又緩急之勢先後之序不知其勢者不可以有為也不知其序者不可以有為也非閤下之智足以知之才足以任之勢足以行之其孰能與于此哉所以方今天下有志之士無有大小無有遠邇無有親疎皆欲轉

助閤下以起太平偏勝之勢以圖今日急先之務在閤下益廣賢路以收實才更定法度以救時弊天下有志于斯者舍閤下而無適矣舍是而之他者皆非為國計者也故助閤下者忠臣義士之所願也閤下收之則為朝廷之用舍之則為他門之用矣為他門之用者閤下以為安乎為朝廷之用者閤下以為安乎閤下之用舍朝廷之安危也人君之職在任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羣賢自古未有得才而不治者亦未有不才而治者也

天下之治亂在于法度之善否法度之善否在于人才之得失人能為之人能壞之人能修之未有出于人而人不可為者獨時有險易才有智愚智者可以濟其險愚者可以行其易雖曰成功則天而不可曰天也人不可為也所以知其可為者天下之心皆欲安而已矣所以不可不為天下安斯朝廷安矣故所以用人者在于善法度也所以善法度者在于安天下也天下安則朝廷安朝廷安則私門亦安矣計私門而不計國家自古

未有得以安者也故智者處其安愚者處其危欲濟未危之勢而保至安之計者舍閣下未知其孰可與議者顧雖晚至下客獨效古人區區之義布其腹心以幸萬一若夫條布緩急之勢與其先後之序則以俟命未可以立言判也干冒鈞聽下情無任恐懼之至

上祭酒書

行己敢言之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編綴

事類剽竊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盖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波濤纚纚如春華于是樂而慕之又學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多不拘爾謂誠若是也恃文為非誚憑文以戲謔自謂吾徒為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跼促若轅下駒然求其問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爾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

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隻句之小才以自咤于敦實之士乎意謂學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罕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所鄙者今則皆敬之而不敢慢焉兢兢衆人之

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為時之趨行已則不敢從也有人鄙之曰子矯也何不任真之樂行已則不敢已也嘗以是二者校已之所祈嚮者而思之則亦嘗語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則易趨上則難未有不以修為而能為君子善人者也若縱性之所欲而合之以衆人之所為則必愈下爾不學則已學焉而不知道君子不為也昔韓文公之言曰行成于思毀于隨有旨哉又

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拒吾將強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已而某之所願學者也故得以是說拒之又行之令才期月爾非而毀之日益甚行已亦弗之易也更求已之所未至者而為之凡所近于厚者無所不為也凡所近于薄者無所不去也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蓄之行遂以覲親告歸于涇令也且以是來學不識所從者果正矣其猶有說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雖不敏竊願學焉伏惟

先生誨人不倦願賜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與佛月大師書

昨日言詩頗為開益苦手瘡殊無情緒不能款款議論歸來甚闕然意謂尚未深得師之妙耳昔齊已號詩僧也不過風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頗俗令之參寥亦以詩名雖豪逸可愛人不及道吾師數篇已能過之清思妙句飄然如孤鵠翔雲又能作古體淡淡造靜理學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知禪衆中好靜甚不欲時時往聒

喙輙得小詩奉寄能以問答之餘見和否伏暑願彌盡
珍重理渴仰渴仰
啟
謝郓帥王待制辟司錄啓
當其失職衆所棄捐乃于窮時獨被收采義與尋常而
加重感淪方寸以彌深伏念某受數多奇居閒少仕行
不俟駕盖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為時故君子亦欲行
其義志雖大而無當道固迂而難逢匪九泉之是謀亦

三黜之奚怨獨志業之未就邈歲月之忽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舟屬東南之寇攘蹇去留之道阻迍邅多故流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盡茍將免死孰不為貧方滯念之紛如朅嘉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載懷三釜之悲承命即行敢負百金之諾此蓋某人懷忠信而近厚敦故舊而弗遺欲四海之舉安況一夫之失所激頹風于難進拔寒流以事君雖匪其人蓋亦有意老而彌劭勉吾信之未能窮且益堅期

民安而為報

代賀吳侍郎啓

渙恩中扆正位東臺凡屬甄鎔率同忭蹈恭以某人三朝雋老一德舊臣道盛格天之功仁懋佐王之業一人簡在百辟具瞻果自殊庭再登黃閣朝廷尊重慰人望于巖巖輿頌載喧識公歸于几几跂疇丕績膺正冢司竝九敘以歌庸浹萬方而胥悅某邈分郡寄阻造賓墀歡遠服之孤心慶熙朝之盛典蟠木願器早荷于元工

坯土在鈞日陶于洪造

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祇奉貢儀恪修臣職誤蒙中旨洊錫異恩帶飾黃金媿靡功于將閫服加紫綬榮曳緌于親庭曾無毫髮之勞曷稱便蕃之賜顧惟疎賤必有夤緣此蓋某人載世勲門鍾天閒氣文章班馬優廷策于巍科道德老莊静臣心于止水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榮宣恩旨密贊俞音故得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

審有孚之吉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敢期于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于萬分

代人賀樞密啓

恩渙宸庭位隆天府聳聞休命遏於輿心恭以某人問學淵源性資端亮出甚盛之世佐有為之君天下僉曰才難主上必其柄用内參宸略坐制本兵決斷機務之先從容廟堂之上每深簡在方切具瞻果進樞衡之茂庸總司喉舌之重柄可大之業非位不行太平之基得

賢所致故將紀綱四海弼諧萬幾法度清而陰陽和造化調而天地順進司元宰益重本朝某邈守遠藩側聆光命莫次鳧趨之列徒深燕賀之誠

學官與交代啓

舊尹之政告新尹叨在儒官先知之民覺後知惟尊道藝非宜晚學輒代高賢伏惟某人有德而文因人以教拳拳遵回之好踽踽慕軻之傳樂得英才共希生而知者如工大木惟恐斲而小之造三年而有成修四教以

誰繼豈茲汰礫之在後能與精金而爭輝翔集泮林願終同于聲氣泳思學海當不異于源流瞻德誠深頌言靡既

賀張節使啓

伏審揚命王庭賜旌俟服伏惟歡慶恭以某人胚胎間氣心膂良臣才高人傑之雄戚重國甥之懿久騰英譽密簡淵衷果疇勲閥之隆爰付旌旄之寄宸慈欽叙式慰在天之靈庶言允諧克協象賢之慶金章紫綬爭輝

紱服之榮晝戟油幢彌重仙官之貴仲尼孝友何必有政于藩宣卻縠詩書正可坐籌于帷幄為國屏翰期永保于乂康若時謀猷將無忘于入告竚觀遠業益進近司凡在有知孰不交慶某夙蒙恩顧喜劇私誠疾方困于河魚賀輙愆于厦燕

與張才叔啓

昨離帥帳久侍親闈實緣省定之勤是缺興居之問有懷文席無踰寸禁屬茲承之于成均竊獲經途于治部

操舟及境豫深望履之懷執箒候門行遂摳衣之請是為慰抃奚究敷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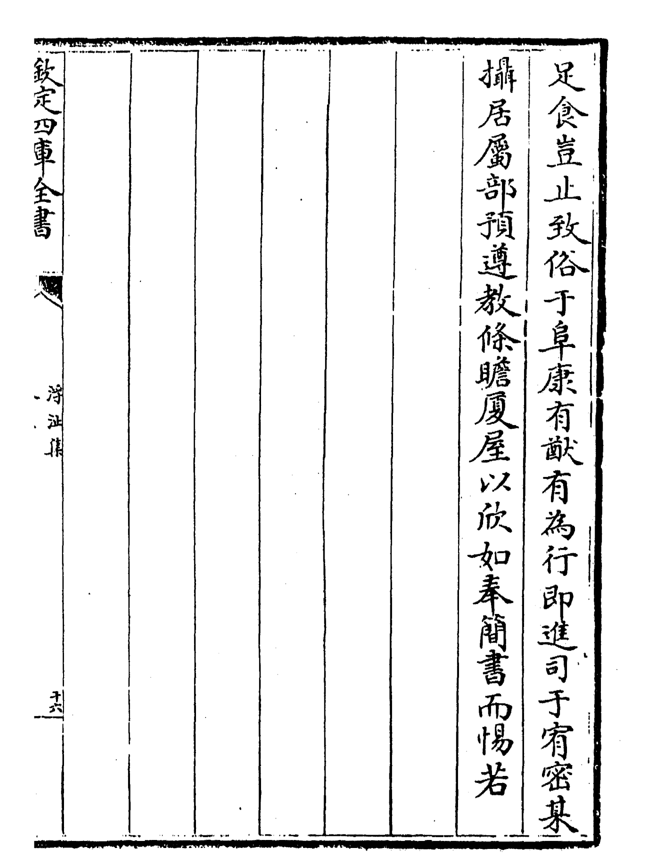
代郡守除漕謝運使啓

分符屬部實荷安全聯職計司復叨庇賴辱奬提之有自惟欣感之何云恭惟某人學有淵源行多枝葉搢紳先生之所欣慕國家天下之所曰賢暫領外臺豈久淹于遠服即聞中詔行進拜于近宸某孤陋無聞數奇不偶功名晚矣行年半百之餘世味淡然宴坐一身之寄

顧豈長于治賦尚有切于依仁晤展未聞顧言曷既

賀轉運使復任啓

光膺詔旨再領使權凡在庇臨罔不抃躍恭惟某人才周治體學造聖微𢡟清閥以開祥奮榮途而底績知深宸扆名竦朝紳迺眷西顧之列城實預中都之計待曩付轉輸之重嘗資課入之優農事弗違軍儲有羨風聞謬誤輒致煩言天監昭明遽還舊物俾宣寬大之詔倚分宵旰之憂一方夙懼于神明比屋復覩于富庶足兵



足食豈止致俗于阜康有猷有為行即進司于宥密某

攝居屬部預遵教條贍廈屋以欣如奉簡書而惕若

浮沚集卷五

浮沚集卷六

宋　周行己　撰

雜著

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髙而宏曰汝學道必思而行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詳然後有成人惡勿記人善乃稱切

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為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為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子乎年既成人矣而行實迷其途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尚不守惟汝不孝汝尚無知惟汝無教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

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盖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為下愚終身不靈以貽笞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頼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為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顒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

相寧有種諸君勉之哉

齋揖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羣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節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為末節遂置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

羣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羣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為人者也思為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析枝之易猶或憚而弗為則任重道遠終

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從弟成己審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說

周氏積德遠矣居温州者及其輩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爲江陰江陰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藏集賢校理而卒某嘗恨其壽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于諸父氏必在于爾伯仲間也成己于江陰爲適長孫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禮

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說而語其所以大興起其家之道曰爾亦聞有所謂君子之學乎夫古之君子為己而學為人而仕今之君子為己而仕為人而學何謂為己之學以吾有孝悌也則學以吾有忠信也則學學乎內者也養其德者也故為己而學者必有為人之仕矣何謂為人之學人以我為多聞也則學人以我為多能也則學學乎外者也利其聞者也故為人而學者必有為己之仕矣然則今之所謂君子者古之所謂小人乎

爾于此焉亦將何擇吾嘗觀夫孔氏之門其所以教人者多術矣至于樊遲學稼則不與子貢貨殖則不與子張干祿則不與是何也漆雕開不願仕則與之曾點浴乎沂則與之顔淵在陋巷則與之是何也嗚呼昔者孟子蓋嘗推其本而言之矣以為舜與跖之分在于利與善之間夫天下之人何莫為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乎舜之心也不謂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為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于

跖之心也不謂跖可乎然則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與心眛利與實滋于其學也不知為已而為人之為說于其仕也不知為人而為已之為利先達之士比肩倡于上後進之士接武應于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可返此其甚可哀者爾于是獨可無思乎于成已字思仁爾則思之孰為仁乎孰為非仁乎惡乎而至于仁惡乎而至于不仁古則有之曰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謂仁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仁也則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為哉于是朝焉仁也暮焉仁也食焉仁也寢焉仁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仁也而後可以謂之善成己者矣于審己字思明爾則思之孰為明乎孰為不明乎惡乎而至于明惡乎而至于不明古則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則

誠矣誠則明矣此其所謂明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審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則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為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寢焉明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明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審己者矣于直己字思敬爾則思之孰謂敬乎孰謂不敬乎惡乎而至于敬惡乎而至于不敬古則有之曰敬以直内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謂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則又思之

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為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寢焉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直己者矣于存己字思養爾則思之孰為養乎孰為不養乎惡乎而得其養惡乎而不得其養古則有之曰養心莫善于寡慾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所謂養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養也則又思之曰夫養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為哉于

是朝焉養也暮焉養也食焉養也寢焉養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養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存己者矣于用己字思本爾則思之孰為本乎孰為非本乎惡乎而得其本惡乎而不得其本古則有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謂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不可以無本也則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

何患而不為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寢焉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用己者矣嗚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為為己之學也必為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為為人之仕矣非為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謂大興起其家之道也書曰思曰睿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惟睿惟聖惟罔惟狂夫聖與狂爾則擇之

古之人名所以定其體字所以表其德夫豈徒哉爾或不思則名非其體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侮聖言也爾其勉哉

論晏平仲

越石父之責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縲紲而弗謝一入閨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書李氏事後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為善莫大于愛人為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非獨三代為然繼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亂蓋可知矣方晉開運之末五姓雲擾中原鼎沸盜賊蜂起天下糜潰極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賊人而保萬乘之衆此豈直智巧果敢而然哉亦其愛人之義有以動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殺易貪使之勿取夫

人之為不善至于為盜而殺人亦甚矣然而可以義動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況不為盜而殺人者有不可與為善乎故為善無小可以保天下為不善無大不足以保一身為天下者皆知善之為善則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亂中原不至于塗炭夫豈獨一李氏可以保其鄉里而為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以及其身乎嗚呼善與不善可以類求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于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跋李文叔歐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不能相無能相消長耳世用君子則不賢者遠矣世用小人則賢者遠矣朋黨之說所由起也昔慶歷之盛羣賢並用必有不得志者遂為黨說中之欲以盡去君子當是時蓋有自列為黨者有憂死其黨者然則果黨歟非也彼獨懼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國之理亂由此其出有憂之大忘其區區一身期悟當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

說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出于公其道同非黨也出于私其利同黨也忘一已而憂天下謂之公乎謂之私乎斷可識矣由今觀古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然而以黨易黨所以必復必有憂心者然後可與議此文忠昔甞為之說矣觀此帖若有戚戚然者何哉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其斯之謂乎

跋李文叔蔡君謨帖

近世士人多學今書不學古書務取媚好氣格全弱君

謨正書多法魯公簡牘行草備兼諸體皆能冠絶一時
學古故也然而以古並之便覺不及豈古人心法不傳
而規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馮先生辯

或問馮先生參于碁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為師乎哉
碁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
不是師而將何師乎或者曰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而
子曰先生之孝雖舜不過如此何也先生以參自名慕

曾子猶以為不能及也而以為舜不亦過乎某應之曰吾所謂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聖固後之世未見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達于庶人能盡其道者舉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見其有以異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皙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盡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為舜為聖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吾竊悲今世之人自以為不若人也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

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為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為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為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漁于雷澤漁者皆讓居耕于歴山耕者皆讓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鄉其德不及于閭里在太學太學之士無有與其賢者是果不如舜也甚曰子以為若是之不如舜誠是也

子且以為今之民皆堯之民乎今之士皆堯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居于太學其鄉人之賢者率其徒狀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業太學之士聞先生之賢者皆往拜之雖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側先生之德亦可謂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廣也時勢則然也其孝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或者曰夫人孰不為孝子以先生為孝是顯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

之孝如舜是舜之後或聖或賢皆不若先生之賢也其
曰是又不然者也吾豈敢厚誣天下之人哉人孰不愛
其親而先生能盡愛親之道焉盡其孝如先生者有矣
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稱曾子不曰顏子之徒皆不孝
也孟子之稱舜不曰堯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後禹湯
文武其孝非不若舜也舜之孝顯也禹湯文武而為舜
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盡也能盡其孝者皆
舜也豈謂古聖賢不若舜哉當其可也豈謂先生必賢

于古聖賢哉當其可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孝而師之是子必不孝也甚曰甚于天地之間豈敢以不孝自處也雖然吾學焉而未能盡其道者也而先生能盡之則其師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馮先生則是也然衆人所不爲而吾子必爲之人皆以子爲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甚應之曰此又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識吾子所謂怪者以其異于衆乎以其異于聖人之道乎吾學聖人道者也合于聖人之道者謂

之常離于聖人之道者謂之怪古之人未嘗無師也雖聖人亦有師吾之師其如舜者獨非聖人之道歟吾何怪之有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嘗求師也卒然問之則必曰吾亦何常師之有否則必曰吾師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聖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應人者是亦未嘗有師者也是亦未嘗師其成心者也曰茲不亂聖言以行怪歟其或有焉曰師曰弟子云者亦必求為利而已矣學必為道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為道乎為利乎如

曰為道吾從衆可也學必有師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有師乎無師乎如曰有師吾從衆可也人之學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從師而問焉吾學道也吾求師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則聖人之道皆不可為已然則吾安敢避是名哉與其得罪于聖人吾寧得罪于衆人故凡有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為之凡有不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衆也凡吾之所學者如是是又不可不辯也如

有曰衆如是不可也必從衆吾則敬謝焉如有曰道如是不可也必從道吾則敬受焉吾非求勝者也

馮先生贊

吾誰與歸惟馮先生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庶被逐慟哭于庭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豊元年補國子生三歳告歸父猶不聽稽顙自責以顯厥誠遂名曰參以慕于魯迺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懈孝思憂心耿耿望白雲飛實隱不言人莫之知三

舉不售有德實遺天之報善亦何杳微嗚呼今世之人鮮有不辱其親者矣吾非斯人而誰與歸

書呂博士事

元祐二年秋七月辛酉太學徐生不祿博士呂公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自孔子沒大道喪悠悠數千載間學者不知師其師師者不知自處其師維聖若賢百不一遇少也則聞有胡先生能羣諸弟子于太學教之禮風義行翕

然嚮古今亡矣三十餘年謂晩生訖不可得見逌復在今日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先生之賜甚厚非特太學化之將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將亦後世化之先生之賜甚厚也且將歌其風倡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書

段公度哀詞

吾友公度姓段諱萬頃廬陵人負其學來京師求仕元祐二年開封攷其業優薦之禮部明年禮部試復為第

六人遂以其名進于天子擢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將以歸榮其親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嗚呼余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為人貌嚴而氣和言直而辭順樂人之善而厚于義其文無所不能通春秋尤長于楚辭有擬騷一篇其志蓋將以為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為騷語以哀之公度志也有美人兮吉水之陽處幽湫兮植蘭芳紛菲菲兮流長昧莫與適兮獨傍徉曰予以俟乎春兮乘光草木旣秀

兮烏翺翔鼓予瑟兮樂予行來歸兮翔上皇采蘩苢兮水中央實旣與兮飲予以瓊漿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風兮駕忽荒雲靄靄兮雨不降非䀢不腆兮實民不良望不來兮悲傷戀戀兮難忘

樂生傳

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餘屋飲食之餘遨嬉于邸戲中旣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其隣人有劉氏者饒于財而多營身勞而心常不足

聞其貧而樂疑之召問其故曰是吾貧爾也非得已也然貧則易給雖勞而無累吾是以得自樂也富者入其說憐之舉百金使𠬤其利而歸其本生負金而歸遂廢其常業則心營指劃貿貿然朝暮馳逐于市及夜又計之惟恐其不足也憊而寐其聲呼呼如是數日隣之富人不聞其為笛以歌也怪而問之則曰是吾昔也雖貧而無累故自得今也多財而多累故勞于心者常不足以吾之一身百金猶有餘是惡用其多為顧復以是歸

于主人富者豁然悟曰噫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裂券守其分以終身吾聞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噫亦惑矣吾可以自警也歟故記之

代李守寺觀祈晴文

狂恒雨若顧敏政之不修哀我民斯念艱食之有害方秋務穫時霖弗休諗茲罪譴之敢辭仰覬高明之垂照倬回陽光之赫大決陰滯之霪惠彼西成遂茲豐歳

代諸廟祈晴文

方秋務穫霪雨弗収哀我民斯害于艱食曰暘曰雨惟神之司肅將潔馨仰祈明報

原武神廟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氣之序雨潤日暵蓋各有時自春徂夏膏澤未霈先時者苗將就槁後時者種未入土民有憂之惟令民之父母民憂亦憂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憂亦神之憂也令職其明神職其幽修政布德以召和

令之職也驅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職也苟失其時則失其職矣是用潔蠲吉辰恭祈嚴像虔奉苾芬之薦仰期肸蠁之靈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廟謝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時雨後愆萬室嗷嗷歸命于神忝攝兹土不得自安當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溥降膏澤合境告足民心歡欣是用虔修菲儀以答靈貺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謝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衆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誠心雖微真理必著比緣亢旱仰叩覺皇果大布于慈雲遂滂降于甘霔四野霑足萬靈歡欣三農務興作之功百物遂發生之性秋成在望民力稍蘇悉歸廣大之神通難報生成之妙利伏願繼今以往與時無窮四海絶水旱之災庶民無盗賊之苦永一人于有慶保萬國之咸寧

超化寺龍潭請水文

惟神無方徧滿虛空而水性亦徧滿虛空水之所積神龍之所宅也惟龍能大能小或隱或見變化無常能以一滴之水徧滿虛空大地霑潤萬物滋生龍之為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鄰神龍之宅自春不雨以涉夏中穀苗將槁凾種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憂儻令弗虔惟神之殛而憫此民庶將弗得食顧丐一滴之靈泉以為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龍之神感而遂通

不疾而速又何難焉

超化寺龍潭謝雨文

比以農工在務時雨愆期望陰雲之弗興久旱魃之為虐虔傾丹悃遐仰僊祠恭迎聖地之靈泉遠致敝邑之淨刹神龍變化雲雷勃興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羣心感悅諸穀遂成是用式薦馨香恭答靈貺仍憑淨梵還致靈潭惟神聽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觀祈雨

萬寶告成屬有陽于旱暵百靈薦祉竟無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難實頼神天之祐肅將誠潔躬叩高明祈布慈雲普施法雨使有生悉霑于利澤均率土咸遂于豐登

又代諸廟祈雨

刺史惟民之憂民惟食之憂神食于玆土福于玆土民之憂刺史之憂也刺史之憂神之憂也方秋百穀將成雨弗時至秀者不實實者未豐民憂之刺史惟民憂之

憂而神亦惟刺史憂之憂也是用肅將明祀徧禱神祠惟神憂其憂而効其靈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職也

代天慶觀謝雨文

下民咨怨雖愚而靈上帝照臨無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務德可以動天頃以秋稼將成時雨弗至念農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誠協臻顒若之孚倏致霈然之澤兆茲豊歲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極之恩保斯民有秋

之望諗茲來報仰冀降歆

代崇寧寺謝雨文

有情咨怨雖愚而靈大覺慈悲無感不應比以農民之戚仰伸梵竺之祈曾不崇朝霈然下雨兆茲多稼遂大有年民無飢凍之憂國有豐穰之慶仰憑大力難報殊恩

代諸廟謝雨文

嗟我民斯憂于艱食禱于神止望彼豐年曾不崇朝霈

然下雨大田同潤嘉穀再生仰承顧諟之靈敢後馨香之報

閒心寺蓋藏文

如來出世立教隨機菩薩間生應病示藥羣機不等教設多途諸病殊方藥分衆品故九百八十大部總為方便之門而二十五千餘言盡識真常之旨巍巍寶梵各各叢林獨茲龍就之名山尚闕金文之秘藏十方雲侶罔得披尋四衆檀那若為歸嚮頃結金剛之淨社時宗

禪慧之妙門月供千金歲周二律欲乘兹利圖集大緣
儻就殊功尚資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此生他
生更結龍華之會

閑心寺置椅桌文

淳古之風巢居而足莊嚴之事華座非奢彼時此時以
宜為貴前聖後聖易地皆然故彼藁席之儀諒非棟宇
之稱惟吾此刹建自大唐僧徒歳增梵宫日廣每經壇
齋筵之盛集而設几敷座之或虧趙州繩牀雖淳淡而

自得維摩丈室亦高廣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衆資道場之宴坐儻獲心閒頋天下之普安同沾佛利

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神無不在為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于斯倉廩于斯帑藏于斯甲兵于斯刑獄于斯冒亦大矣報亦厚矣故祀典有載德音所及嗣守之儆咎將誰執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增陋而嚴以舍神止神之臨矣歲時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淨居寺葢造文

永嘉名郡圓機故廬開山五百年來受業一千餘衆莊嚴冠于二浙焚修聞于四方爰有名代之宗師實為此邦之福地昨因天數忽遘火災雲侶星奔宮寶燼委星霜之變將及于歲周土木之功罔聞于檀施某等屬以衆緣建請使檄來臨俾為勸導之人辦此興修之事必資巨力共集勝緣此生他生同成于佛果若男若女各發于好心

閒心寺建藏院過廊文

不為之為應時而造能舍難舍作佛最親廣大聖經藏輪已具莊嚴佛土廊宇未周時節因緣有不獲已檀那布施必所欣聞願發大心共成茲事

閒心寺置經藏文

金人闡化粤自西乾白馬傳經始于東漢厥後流通彌衆逮兹翻譯滋多并合諸家共為一藏皆是傳心之要悉明成佛之方凡我學徒必勤修證舍諸經教何所依

歸瞯然貝葉之文虛此寶華之藏敢求信士共集大緣
儻發虛心請垂芳字

浮沚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沚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許溶

浮沚集卷七

宋　周行已　撰

祭文

代朝請祭金華縣君文

悲夫人世生死相續百歲幾何草露風燭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謂富與貴不求從欲職始校理官繞郎屬奄至大故德卒不祿嗚呼金華實配我

叔安樂生同艱難死獨嗷嗷諸孤孰為饘粥以卒婚嫁
以資飽燠它時有餘今日不足人生如此曷其反覆惟
其不孝或謂可錄叔父父我是教是告叔母母我是拊
是鞠覲其有成以嗣吾族得官歸覲喜溢面目送我于
行涕泣以囑平生善言終身三復徽叔我告我于何穀
徽母我鞠我于何餗恩德隆厚日月遄速自叔之亡如
傷屠戮往來見母尚盡歡曲每及平生相顧頻蹙孰謂
一别罹此荼毒彼蒼奈何斯人不淑聲容揚揚杳不可

矚生死茫茫昧不可贖尊設酒醴殽具水陸銜哀陳辭永訣此哭

祭馮當世文

嗚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令或不知其死而傷之者吾亦勝其所當抑人情之必稱何禮文之固常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聲氣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許或者誚公公寧弗疑欲妻以女嘗不鄙夷不合而止人亦斯已還登于朝終以薦禰噫士之相知蓋百世而

一遇曾毫釐之未報忽厭世而我去謂大德之宜壽曷中道而遽亡天乎難堪人也弗康伊昔脫驂惡涕無從令此薄奠以薦其衷

祭親友文

生不可有附贅懸疣死曷能逃泣露浮漚金烏西墜其誰與留長川東逝其誰與救去歲今時霜月如晝公于是時天命不祐氣兮凄發風兮栗烈公于是時歸宅荒丘念我昔日與公相友嗟我未來匪友匪媾我有李友

則謂公舅公有令子將慶公後捨我長往不遂一覯具
此薄奠作歌以侑公兮有靈宜鑒于柩

祭劉絜矩文

惟子之愷悌明敏鄉人待以有成孰知其忽然至此耶
嗚呼哀哉子之始來京師與其兄同補太學生使有聲
兄歸子留以期于成曰親之志也雖去親之側而子不
憂居太學一年太學以其行成使試藝于秋官果以得
名當此之時鄉人咸慶子而子之親亦望子以為榮也

明年既不利于春官將歸省其親鄉人既送子行翌日輒以疾告急出視子疾非尋常子曰此疾其將殆耶鄉人皆曰子也何至于此乃與子卜醫得吳謀于鄉人謀于朋友咸曰是良治子之疾日見厥效子亦自云我之疾其有瘳乎子既起床坐且行矣語如無事時鄉人皆喜且為子合謀曰子當亟歸以釋親憂子曰方夏之熱我倦不可以行李且遣奴歸以報我親俟秋而歸及秋子家使人來迓子于京師而子之疾果殆于初矣鄉人

蹙然私謀曰是將必不可以復起也且奈之何易醫凡三藥物亦良而不與病當而已在膏肓綿綿延延竟殞厥身嗚呼孰謂子之愷悌明敏而至于此耶人皆有死而子獨不壽而夭耶昔者來自遠鄉以待子成且榮雖去親之遠離親之久而不以為憂今乃客死于京師歿不得臨其屍殮不得視其棺為父母兄弟者奈何其悲昔之所以不為憂者今則甚憂也嗚呼哀哉其奈之何鄉人與子家門客張秀才共殯子之柩于國東門外非

葬也以待子之家來取也今月十六日子家遣外甥僧修與子之故奴王新以書來報某等曰子之柩以地遠隔江海不可以負歸無可奈何願為火化獨得其骨以還葬于鄉與其在京師亦可以不為異域鬼也嗚呼哀哉子之親至于此心如何其悲也鄉人敢以是命卜令月壬戌之良日發子之殯舉子之柩將衣之以薪而使子之形骸與火俱化嗚呼哀哉是亦子之命夫病不得在親之側歿不得終于寢之堂葬又不得從先王之禮

教其可奈何嗚呼哀哉事固有不可奈何禮固有反經合道子其有知斯達矣生為今之人而死同太古之道亦自有可樂者如死者無知矣則此又安足較耶嗚呼哀哉生死之道不可知存亡之理不可推其然耶其不然耶姑陳詞以薦誠䰟有知其鑒此

祭張子充文

元豐太學莫如子舊學醇行懿惟才之茂徘徊場屋數上數否八行設科遂為舉首天子嘉之可為師表一命

南昌州學教授再命辟雍小學司糾方將進用疾遽不救人胡為善天胡弗壽昔送子舟令拊子柩潸焉出涕念子游久仲氏懿親同學良友令子既亡吾故亦朽人生萬事何所不有從事難任卜居未就男長女大髮白面皺視子之年吾亦豈久分既有定事非必偶悠然任運泊然自守死生一門聊飲吾酒

祭劉取新文

緬歲月之逾邁謇吾生之多忤慨百年之共盡忽四時

之代序紛羣感之增懷鮮一懽之獲遇何懿親與暱友倏朝亡而夕故若夫子之堂堂刱年齡之未暮惟生稟之正直宜神聽之祐助曾有政之弗施而天喪之奚遽匪溺親私實懷友輔我善曷告我過曷補悵艱途之念深弭情話而誰晤悲一飯而三輟痛達旦而九寤尋髣髴于平生惝彷徨而靡據嗟蔆老以彌哀撫孤遺而逾慕疇先進于已往閱逝川而競注託末契于後來與今吾而異趣已矣乎惟達人之大觀通死生于一度洎暫

聚之隨化炯真常而永固吾知子之未嘗亡子亦與吾而未嘗去杳無臭以無聲泊何思而何慮

祭王司理文

生死之分達士之常曰仁者壽壽胡弗長典獄再期孰匪孰良凡我邦人罔不曰臧官斯事斯吾亦其康今其亡矣曷不盡傷躬致薄奠示哀不忘

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説以親戚為緣累以死生為幻妄汝

願學焉而為之徒捐棄天屬得其適于昨生蛻脫天形復其真于今死汝既無憾吾亦奚悲乃若吾徒學于中國明人倫于一性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通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忘非幻也汝既學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為戀以死為憂則何所見焉而為之學何所學焉而為之徒

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令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繼以死我思古人此誠烈婦身埋九原義重千古我則姻婭逮其季母不敢以傷致此觴俎

誌銘

趙彥昭墓誌銘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而學行修明頗為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

為矜式四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祿劉元承令為監察御史元禮為中書舍人許少伊令為敕令刪定官方進末艾戴明仲為臨江軍教授趙彥昭為辟廱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令以八行薦于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于學校見用于當世其間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夀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矣明仲之喪某嘗為誌以哀不幸令彥昭葬又來求銘嗚呼吾于彥昭其可辭乎彥

聦為人博學知古今性嫉惡喜論天下事自其少時已不羣方十歲能為猛虎行鄉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為必自立少孤季父析其資產與兄異材稍長曰非也悉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已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潁昌府長葛簿屬天子益修學法州置學官選為濟州州學教授導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務科舉士有成材孜滿朝廷以為能遷辟廱正兼攝司業浸嚮用矣不幸有疾遂至不起年纔四十八官纔承直郎嗚呼悲

夫彥昭諱霄其先蓋會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先娶同郡薛氏生男二人寧孫享孫女三人長歸沈琮次歸陳亶次在室再娶括蒼祝氏生男一人桂孫早死寧孫享孫皆才美而善學人以為彥昭有子也僅勝冠相繼以死彥昭之亡幾至絶世家人求得遺子于外曰紹孫今纔十歲嗚呼彥昭才而為善者也其報若此豈天之于人豐其名者嗇其福乎其歿于京師辟廱官舍大觀三年四月六日也其葬

也于其鄉李奧之原政和元年十二月八日也銘曰貴賤壽夭屬于天仁義忠信屬于人達非其通窮非屯歿而不朽為有聞旁可萬家李奧原善無不報尚後昆

許少明墓誌銘

三代而上士之賢者由鄉舉里選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故朝無濫進下無失實自漢以後始詔策士然猶問以當世之務不全以言至唐設為科目文益煩而實益失法益密而氣益衰魁偉卓犖之士俛首章句一不

中程蓋有終身湮沒而不得進者夫天之降材固將有用于世而士之學道亦欲兼濟于時而後世取士之科每不足以得之廢天之材乏士之用可勝歎哉吾鄉許少明先生蓋其人已先生身長八尺眉目疎大偉然豪舉真人之傑也自為兒童已氣概落落日誦數千言數歲即能為詩從鄉里長者丈人遊皆奇其才氣必大有成甫冠遊京師補太學生文詞秀出等輩學官先生交口稱道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交禮迎至學校邑令下

車必造其廬請所以為政有疑議多就諮決其為人所禮重如此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為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嗚呼若先生者豈其學之不茂才之不足歟惟其科舉較藝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覬倖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寧天子繼述先帝嘗患

科舉試言一日之選不足以得士之實參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學校學置官師罷三歲科舉之試為三舍攷選之法又設八行之舉以察隱徳凡士之占一藝著一行者莫不畢用于時可謂無遺賢矣先生于時老且病勸于世故卒不見用而終此可以語命也夫先生名景亮居温州瑞安縣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謂其君子曰吾何遊乎其小人曰吾何依乎相顧涕泣至行道之

人弗忍蓋先生平日極輸誠信樂施與援人之急所以得于人者如此娶同邑趙氏女生女子一人歸郡學生薛得輿無男子為後于是其弟景衡為承議郎大名府少尹政和五年十月己酉少尹舉先生之喪葬于郡之西山瑞鹿寺之西原以某與先生遊卜銘銘曰為天下者必用賢而賢不必用者取士之法未至也法既至而不得賢者有司之罪也有司明良而或失之者蓋亦有命焉爾矣士茍知命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嗚呼少明先生之謂歟

壽昌縣君胡氏墓誌銘

某之從祖叔父名況崇寧元年以奉議郎知信州鉛山縣事十月庚辰喪其夫人壽昌縣君越明年使來告曰吾將以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壽昌于常州江陰縣來春鄉道泰之原屬汝銘某謹按壽昌君姓胡氏世為毗陵望族曾祖諱某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沂國公祖諱某太常寺奉禮郎父諱某早世弗及仕胡氏

自文恭公起家嘗以其兄之子歸吾從祖祖父校理既
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于是遂為世姻而壽昌與校
理之夫人以姑姪為姑婦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鉛山夫
人之賢似吾校理夫人之賢蓋其為胡氏也保傅之訓
教者相若也為周氏也姑婦之詔聽者相若也故以其
所以為女事者為婦事而周氏之為婦道者皆曰是為
婦足法以其所以為婦事者為母事而周氏之為母道
者皆曰是為母足法也嗚呼女子之行不出于閫擬人

之善莫如其親是所以書也所以信也壽昌盖以夫登
朝封為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某皆舉進士
女子三人長適晉陵胡璿次適高沙李材次許嫁姑蘇
徐孝廣孫女一人銘曰生有訓歸有詔婦是則母是傚
惟壽祿彼覆燾訂來者視豐報

王君夫人毛氏墓誌銘

吾友良弼將葬其母以鄉八行朱敏功狀來請銘維母
夫人姓毛氏永嘉郡人年甫及嫁歸同里王氏之瑜王

氏家方多貲屬舅姑相繼喪世口衆費廣家財稍衰夫人才智出諸男子右能不愛其裝具悉貨所有佐其夫以事本業于是閉門處約問遺服用不敢修飾至衣其子雖弊不恥艱躓數歲家乃少贏諸子稍長悉遣遠就師學閭州里之賢者輒語其子曰苟如其為人雖不利進取吾何汝責故其子所與遊多鄉里善人君子而所習問學知本德性異于科舉苟得之士此其夫人所知過人遠矣良弼夫人長子名清臣最賢方夫人之疾其

初甚微雖明醫不能察其所以治良弼以為憂悉攷方書精求藥材得所謂乳核之證與所以治療之方于是夫人疾小間者數年而良弼遂知醫藥他疾有不能知者往往投藥屢中二弟天益天澤皆能遵其訓守循循無大故夫人年五十一卒于政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四年二月十二日乃始克葬于其里大羅山天柱峯之麓銘曰才而智成人之室維其義子克家法後世夫人之譽永終惠

丁世元墓誌銘

國朝既包有四海溫之為郡粤在海隅而民方幸脫五代之亂其上世未有業儒為官者家或饒貲必被役于公凡民一為吏則挾法鉤致人情倚為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曾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而二人亦獨相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歸世元之子某生晚不得親見其行事尚聞諸族黨與鄉里長老之所傳咸謂世元為

人性寬而色和尤喜施惠樂道人以善無少長戚疎皆得其懽閭里有爭者往往先就決曲直君以為可然後敢聞有司以為不可遂不復訟曰丁君長者必不我欺至其家一切飾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于儒家庶可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猶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于他術譬如置之荆棘動輙見傷況足庇身乎故于丁氏之家無他業而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鄉黨莫不推重以取法焉則其為善之效益

可見矣君治平四年正月乙亥以疾卒于家享壽六十有九其孫昌期承父後以熙寧二年四月丁酉葬君于郡之西山法濟院之北原已恨弗獲銘其墓于是始遣其曾孫某來求所以表其實于某昌期葢周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辭且謂夫人為吏以厚一可書也以儒施家二可書也為善之效三可書也是可以書也某安得而不銘耶君諱某世元其字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取葉氏生子男一人某先卒女一人適進士蔣某于

是元祐八年七月庚寅敘而系之曰敦彼人斯吾邦是臧封之巍巍實為其藏貽示後人無或吾傷

蔡君實墓誌銘

人生百年歘若白駒之過隙其間時命不齊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抑又幾何故未知善必汲汲求知善既知善必汲汲求為善豈惟分陰之可惜蓋亦一念之不可怠也吾友平陽蔡君濟嘗為予言其兄君實頗患俗之不美親在而異財既歿而私居也嘗欲廣其室廬以

族處益其田疇以族食于以合宗族于以表鄉閭皇皇汲汲凡經理資財以為是葢十餘年矣年甫强仕志弗克就而不幸以死嗚呼古之為善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葢懼夫時不待人故也君寶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為儒者而君濟最有知識善學賢士大夫多傾下之其兄君寶之强為善也又如此獨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願為以見于世此可為長太息也君寶名元龜娶母之姪女陳氏生女一人男二人皆未名其卒也以政

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濟
書來請銘銘曰蔡氏之先温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温平
陽世業儒仁君材幹强力相厥家覬以儒昌合族而居
謀之孔臧年期不百志弗克揚垂髫在室戴白在堂人
之亡矣曷歸其傷大奧之原邑之西鄉廼銘斯善以慰
其藏

沈子正墓誌銘

永嘉沈躬行之父諱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紹聖元年三

月某甲子卒于京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
安縣某鄉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狀來請銘觀
君平生治行盖剛介尚氣節不惑于流俗者也温為郡
並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義方春病瘟鄰
里親戚絶不相問訊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棄去百日
乃啓為喪事謂不爾且相傳以死有司不知禁民習莫
敢犯熙寧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
疾數輩内外皆恐議如巫說君獨不顧觸禁忌具棺歛

為服朝夕哭泣薦奠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禁其友廬人莫敢嚮君聞譟作疾趨蹈煙焰負其母而出鄉人壯其義是可銘者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夷行女子六人嫁張暉陸綱林晞顔萊正巳趙霑其一尚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學女必歸進士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吕大臨與叔括蒼龔源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以為君子之

子其來請也又可得辭銘曰不惑于俗智也趨人之急義也君則已矣以尚其子

戴明仲墓誌銘

道學不明世儒蔽聰明于方冊文辭之間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義禮智根于心而措于事業致懵昧于理亂之機顛冥于進退之義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嗚呼間有懐才抱器知學達本之士可與有為而湮沈下僚無所遇合且覬其逢不幸短命死矣可不為之歎息哉吾

友戴君明仲是已明仲資秉剛明少而有立嘗從洛陽
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合于聖
人之言若自有得方且沈涵充擴日進而未已優游鄉
黨期以有為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嗚呼真
可謂不幸也已君之弟迅狀君平生世次曰君諱述溫
州永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為童子誦
書日數千言為文操筆立成從人受學未幾已盡其能
輙棄去肄業鄉校較其藝常為諸生先因去遊京師試

廣文館時趙丞相主文柄得其所試業異之意其爲老儒先生擢異等而君未冠也由是知名京師以爲太學士皆科舉口耳之學爲未至于是益遊四方求古所謂爲己之學尋居父喪寢食如禮廬墓終喪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吏裒私錢完公舍以待君至得狀悉以俸錢償之州徙君監銀冶君以去疾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邑人爭挽留之君徐譬之曰仕宦顧當擇地耶乃奉親屏居里中

優游累年閭門讀書若無仕進意會州置學官選為臨
江軍軍學教授部使者交薦其能俄以母憂解職居廬
哀毀得疾以卒時大觀四年三月癸卯也妻同郡劉氏
右諫議大夫安上之妹子男二人顒頴女三人皆幼君
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訾其太高博學精識
議論古今審至嘗自許欲有為于世蓋于其小者不屑
就也不幸短命不克盡其才以死有志之士莫不為之
太息岀涕病且革無一語及私顧妻子在旁無憐色嗚

呼可謂難矣其遊同郡林定為哀君之文亦曰明仲葢吾鄉之益友也初舉廣文館進士未試于禮部喪其親鄉人謂戴氏有子將于此乎觀禮明仲不惑于老釋陰陽之說居喪哀毀不食菜果既葬廬于墓側無一不如禮者鄉人翕然稱之登第調婺之東陽縣主簿有所不合賦歸去來十首投檄而歸會行三舍法選用師儒復出為臨江軍軍學教授丁母憂得疾于倚廬醫曰是疾也不可以風盡遷諸内明仲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焉

有告以生死之說吾其止于此乎居六日而卒嗟夫生死亦大矣而所守如此則夫用舍行藏之際其肯動心于刑禍利祿而輒變其操耶盖其天資過人遠甚自少時為文已為先生宿儒所驚異益廣以學則隆禮篤孝不交流俗議論超邁器業不羣將以大用于世也不幸而止于此其命矣夫明仲樂人之善而少所可辱與定游久其亡也哭之哀故又為詞以哭之創大厦之崇高兮非一木之能支涉長流之浩蕩兮豈芥舟之所宜致

黄唐于兹世兮匪大人而曷為嗟聖賢之難偶兮或異
世而參差幸皇明之在御兮誕圖任于皋夔彼蹈襲之
為學兮邈層霄而管窺望古昔以並驅兮足次且而莫階
美夫人之智及兮復勇義而弗疑蹈中庸之正路兮喟
末俗之多岐氣邁往而莫屈兮肯折腰于夸毗坐藝圃
以導道兮將舞雩而浴沂何命極而至此兮亶閔凶而
獨罹又神聽之昧昧兮仍疾疢于荒危豈吾喪之不勝
兮守禮經而弗移夢有神以來告兮實明者之前知痛

才難而莫贖兮撫世儒而孔悲晝惻惻以忘食兮夕太息而不寐寓斯文以告哀兮匪交情之獨私政和元年六月丙午其家舉君之柩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以行已為同學來請銘顧二君之言其文義皆可傳久于是并著之而為銘云

何子平墓誌銘

客有服喪者貿貿然來拜伏涕洟興揖而言曰恕嘗獲私于吾子令也不幸恕之先君大故恕不敢死以圖卒

大事今既有期敢來請銘客余同學生也不得辭于是
敘而銘之曰君姓何氏諱某字子平世為温州永嘉人
先無顯者自父祖以來皆以利術厚其業君生長其間
心習氣染若不學而能及壯即多就舉貸行賈江湖間
初不利愈苦志經度盡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與其價
之上下用是子錢稍稍登本迺益羅取衆買所棄時其
鈋利為之出入人家緩急須索百物無不有物直常數
倍遂致累貲千萬稱于大家亦其平生直諒用心勤久

之效非特智術然也余觀司馬遷載古之貨殖若陶朱
公師史之徒皆智度加于常人然後能各就其所欲為
雖利道不一要其行事與君操術略相似可以為理生
者言也君初娶胡氏生二男子曰思曰愿皆先卒後娶
鍾氏有男一人元祐八年三月乙未以疾終于家年七
十三將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州城之西南吹臺鄉斷
塘里銘曰初艱而後贏利之經生勤而死寧道之徵尚
者能能而不尚者其不能嗚呼子乎

朱君夫人陳氏墓誌銘

杉橋朱氏者有厚德能仁其邑里其祖有名錢者里人為諱之不曰錢而曰金帛至今不改此豈有禁令服從哉某女弟歸其來孫昌年嘗見其父祖輩行多髙年長者粹然淳古皆有温良之氣而女弟歸寧亦每稱其家人女子皆雍睦恭順無間忌之行于是昌年母陳氏為嫡長婦能身服其善訓以佐助其夫子凡所以善宗族周貧乏悉如其上世所為雖中年寡居亦守此不懈所

以及令人皆稱其為良家善族亦其天資淳懿與其父
宿學長者素所教訓之力與朱氏為一時之會也夫人
父諱某夫諱某皆温州平陽人有男子七人長某嘗舉
進士次二子從釋氏又其次某為太學生有聞皆先夫
人卒他人所不能堪而夫人無深念甚憂之色非忍也
寛故也比終獨季子昌年昌晨當後事昌年賢嘗為政
和二年貢士人期以起家者也女子一人為尼名戒學
夫人年十九而嫁四十八而寡七十五而卒卒以政和

四年三月乙巳是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其鄉金山之原服喪者有孫男八人重孫男三人以爲福善之報云銘曰一夫爲善一鄉所歸一婦爲善一家所宜人孰無善胡莫弗爲從義則利從利則虧銘以告之守此勿隳

鄧子同墓誌

吾之友鄧氏子諱洵巽字子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師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殯哭之已而語諸人曰哀夫吾子同之亡也夫道之不明天下學士

淪于流俗以聖人書為發策決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詔其弟師傳其徒莫不一出于此雖有良質美才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至頭童齒豁不知反一言以識諸身而子同少年敏發于此獨知有所謂聖人之學之要自之所視耳之所聽口體之所安無不學也其志蓋將誠于心而達之天下嗚呼孰謂吾子同之亡也夫子同生二十二年監綾錦院祕書丞諱良之子贈朝請大夫諱至之孫大夫君居鄉動有禮法祕

書君為中年令有聞宜有是子也而亡之命夫是歲冬十二月其兄將舉其柩歸將以某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村某山鄧氏世為成都人以其世父龍圖君貴遂徙居陽翟子同之葬祔先塋也永嘉周行已誌

葉君墓誌銘

葉生漸從予遊刻勤有志向父死且葬屬予銘嗚呼夫人有子擇術業儒義方孰大于是葉君名芳也居温州永嘉也業吏也娶諱也子洙與漸也生寶元已卯十月

乙酉也死崇寧壬午五月癸亥也葬其居會昌湖也死之明年十二月庚申也銘曰人而弗儒懵懵其趨儒而弗居懵也如初而充而儒君子儒乎

周君墓誌銘

永嘉有隱君子者姓周諱某字彦通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某之子初校理以恩得補一子官君居長避匿鄉里弗肯出校理歿資産貨財一無所取蕭然獨結廬于謝公山之側治園居閒未嘗交俗歲常蔬食日從佛者

希淨遊鄉里親戚推其忠信篤敬過其門知其為隱者之居也入其室知其為君子之人也至啓手足又知其從淨公之有得也生五十七年卒于崇寧四年六月之庚申葬于五年十一月之丁酉其居郡之登瀛坊也其葬瑞安縣之魚潭山也娶同郡陳氏生男二人女二人銘曰卻榮而弗攖去利而弗爭恂恂然退若無所能心平氣和獨與道成是為君子之徵

浮沚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沚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浮沚集卷八

宋　周行已　撰

五言古詩

憶歙叚

歳暮何所思道南咸與籍出門泥漫漫跬步成乖隔人情未免俗節物復感廹念我江海人紓節慕古昔少年弄柔翰頗謂得所適豈有軒冕心况自便菽麥人生不

可意變態忽如弈狼藉太學生俯就科舉責居然五六載頗不料損益貧賤思富貴富貴悲迫阨所得九牛毛置身豈良策何如謝客兒會稽卜佳宅文章富貴心山水樂幽僻長安不可居季冬猶絺綌緬望悲故鄉恨無晨風翮寒總九轉腸紛亂不可繹此意竟誰語坐覺鄙吝積不見二三子詎可論肝膈悠悠百世名浩浩此生跡離婁燭千里盲不見咫尺

營居有感

有鵲銜枯枝往往營其巢巢成雌卵雛雛出聲嗷嗷雌飛雄啄食絡繹日百遭咄哉誰使汝理也不可逃曠曠宇宙内顧奚獨汝曹人生結棟宇斬木與誅茅經營壯有室者艾尚勤勞

待李純如鄧子同

誰云相知好相知亦吾累一夕不在眼青燈已無寐晚定李鄧交付託足心地嶷然諸儒中百馬逢一驤對我懷抱豁軒眉得深意昨朝分手出冠帶修人事淹留久

未返終夕念乖異摇落庭樹秋虚牕發清吹坐起無一歡出門屢瞻跂歸鼓朱絲絃復理黄卷字絃誦雖曰樂其如心不遂欻欲往從君念無晨風翅掃地焚香坐聊以待君至

題樂文仲隱軒

古有大隱人不必在林藪屠釣得賢傑能出漢庭右用之即為虎信是經濟手樂生淮海來貧窶常露肘迺翁病風痺粥食不到口下簾長安市授經供卯酉生涯一隱

軒貌作槁木朽膽實大于身豪氣貫牛斗往往或下人恐是黄石叟屈身以伸道此事古來有貧賤交分薄益見俗態醜丈夫豈得知事定盖棺後與爾同一笑聊進杯中酒

寄題鳳翔長孫家集芳亭

種木須種松松有四時芳種草須種蘭蘭有十里香衆木豈不大秋至即凋傷百草豈不好露下紛萎黄人生事園圃用意各有方不貴草木多只貴草木良但種松

與蘭主人家道昌

玩師求詩歸台州

越鳥棲南枝胡馬依北風人生亦懷土安能長西東玩
公白雲老方丈憑高峯忽為萬里遊應緣來晨鐘君看
伊與洛二川日溶溶逝者亦如此流轉何時窮我居謝
公山天台一水通莽莽宇宙內那知忽相逢塵埃識眉
守覺我耳目聰暫來還復去有如無根蓬令我長歎息
不得久相從側身雞鶩羣仰羨高飛鴻

奉和佛月大師

朝出太學門廣路長飇飛如何緇塵微汚我如雪衣擬足投清淨入寺扣禪扉遇彼賞心人發言破夕霏既見彌明句乃知侯喜微琅琅發妙語慰此渴與飢小卷大字書一一各有歸更以金玉贈萬丈生光輝日落微雲收明月滿書幃

贈沈彬老

永嘉人物衰斯文久零替學徒寡道心日與風俗敝我

生衰敝後上思千載事實欲閭里間一一蹈仁義敬重
鄉人情翻遭俗眼忌晚得沈夫子學問有根柢矯矯流
輩中頗識作者意歡然慰吾心歸此同好嗜吾子更我
聽士也貴尚志古道自足師不必令人貴荼苦不異畝
薰猶不同器所憂義理愆何恤流俗議進道要勇決取
與慎為計去惡如去沙沙盡自見底積善如積土土多
迺成歸讀書要知道文章實小技子試反覆思鄙言有
深味自非心愛合安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紓節思遠

大豈但勸鄉閭永爲斯民賴

敬贈李方叔_廌

蛟龍吐雲氣霧豹出文采許穎有佳士翰林風流在吾道固多艱明時屢危殆嘉穀生螟蝗稊稗勞取采平生數萬言未料寒與餒天生濟世才發揮必有待伯樂一顧重豈不價百倍展足造青雲會見絶四海顧我茅葦姿謬欲漸蘭茝逢人固多可借譽飾駑猥丈夫一相知胸中何磊磊願作南山松青青期不改此事雖一時風流

激千載

肺病

吾生與静伴早無適俗器失身掛塵網道心日已替令茲得肺病自可絶人事黙觀悟生理是身同一蛻代馬無南蹄越鳥無北翅物各歸其本我何有于世冠冕且罷休養痾山水際藉石看白雲臨流鼓蘭枻百種絶念慮優游聊卒歳誰云病疾苦避逅即良計

次韻李十七僧宜見過兼簡杜思誠

坎壈客遊子歲莫懷百憂困若伏轅駒未遇甘垂頭志度緼剛潔勁氣横清秋豈事稻粱啖比翼黄鶴遊人情憎遠客言笑懐戈矛有道死不泯能易匈匈不窮當志益堅詎逐波上鷗有杜莫逆交有李山陽儔日想文義會夫我心則休心休日月閒忽忽時歲遒俗子浪嗤詬日夕競咆休圓鑿事方枘固知不相謀我徒方外士汎若不繫舟東西與南北無入不優游至此願隨俗俛眉愧前修焉言歸去來山寒不可留薄俗利口實斬斬非

我伴太息仰明月忍作尋常流

蚊

天地不愛人生此人之苦吁嗟實微物身不及毛羽利嘴善噆膚令人失眠睡長夏五六月執熱不通噫此物于是時翾翾夸得勢一聚動億萬翳空如坌壒當晝即散伏得夜乃紛會每見燈火集不容設幬蓋初若蝟毛戢次第緣罅隘稍稍傍耳飛嚶鳴欲相賣揮拂不敢停得便時一嘬所欲未涓滴已見盈腹背捨命不畏死忽

遭一拍碎顧我七尺軀豈不容爾細蜂有毒在尾爾有毒在喙畏爾衆口多不比蜂一蠆安得厲金商掃蕩聊一快

寄題江陵李潛道釣磯

嚴陵避世士四海一釣磯三聘非其心獨釆富春薇蒙城有靜者白首卧荆扉築臺俯溪鳥默數道心微箕踞謝官長把竿忘是非少年詞賦場秉筆落珠璣投老漫假板長嘯却南歸緼懐直鉤理濯髮待日晞貧賤得肆

志富貴多危機

觀傅公濟胡志衡楚越唱和集因成短句奉贈

清露凝百草四海黃葉秋遊子思故鄉中夜攬衣裘起坐不成寐歎息衘百憂久客豈其願亦為甘旨謀平生少年日騁睨氣食牛秉志三皇前展步狹九州乃今已半百尚有饑凍愁生逢聖明代不忍棄田疇折節衆士底足為妻嫂羞伯樂尚未遇馬知非驊騮觀其楚越集迥覺出輩流有如閱武庫森然見戈矛近者咸興作無

乃或暗投五車空拄腹一飽豈易求不如臨洮子匹馬萬户侯遇合各有時莫笑東家丘

復用前韻奉酬夢符學錄

子卿五言法氣格厲勁秋綿綿武功裔尚不廢箕裘洒然落妙語一破萬古憂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謀惜其命不達白首猶飯牛學者頗識面或比韓荆州儒冠真誤身未免妻子愁長安游俠兒生不辨田疇儒有不黔突此輩飫珍羞左右夾燕趙出入跨騏騮富貴即稱賢

寧辨清濁流乃知讀萬卷不如持尺矛斯言雖有激亦為智者投古人願執鞭如或不可求君看授業生已為公與侯颯然灌園翁零落守舊丘

古意贈答段公度

野人比芹子昔獻已負慙安得長者語借譽苦為甘自愧敝帚姿欲儷騧驪騄寸進復尺退虎穴詎得探

寄題方氏賞心亭

日月歘不淹萬物紛迴薄冬索復春敷夏茂以秋落彼

來無窮期詎可盡酬酢人生聊爾耳政應如解韝可料百年身胡為自束縛達人暢高情物物各有樂濁醪隨身置心賞悟遠託陶阮寓酒意斯亭豈虛作

送別

人生如斷蓬萬里忽相值會日常苦難別日常苦易十年聞子名未識已心醉我友豈不多愛子好心地身小胸膽大面目無邪氣磊磊棟梁姿温温瑚璉器人物衰落盡百馬逢一驥我懷未傾倒離別已復至天寒霜正

繁山險道不利君行獨何為百里求自試願持孝友資發為惻隱治上馬且勿難吾民竚嘉惠他年廟堂上舉此亦不異强飯數寄書待爾慰窮悴

同舍劉子美將歸唐作詩見貽次韻以送其行

我學比棘猴漫費三年刻技成無所用奔走虚南北儒生紛逐利雅道日衰息乃獨資章甫取售裸人國雖知自守重豈若趨時得念欲障狂瀾亮非一簣力吁嗟且置此徒使氣填臆與子共師友焉得久默默行行慎玆

道慰我日惻惻

送友人東歸

是身如聚沫如燭亦如風奔走天地内苦為萬慮攻陳子得先覺水鏡當胸中異鄉各為客相看如秋鴻扁舟忽歸去宛然此道東我亦議遠適西入華與嵩飲水有餘樂避煩甘百窮相逢不可欺偶然如飄蓬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風

和郭守叔光絶境亭

雲橫絶塵境峻堞若繩削羣山列培塿衆水分脈絡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泠然衆音作畠畠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少年子

臨洮少年子白馬黄金羈醉向壚邊宿小女倩縫衣不惜千金贈只惜少年時當時不行樂過時空自悲

北山閣

北山有高閣暇日聊登遊臨眺益慘愴焉能寫我憂軒

軒皆斬石激激瞰溪流野鳥時上下白雲自沈浮徙倚
事窮覽良時忽我遒日匿西岡下月出東嶺頭寒烟沒
樹秋勁風夾山陬十月客衣單不可重遲留緬望涇水
濆使我心悠悠

九日登高有感

置酒臨重陽舉觴忽不樂憶昔登高日親朋盛杯酌人
事經年異物景但如昨生別未會遇死別已冥漠吾生更
飄蕩四海無所著黃花眼中見翻令懷抱惡莫覓四坐

歡節序正寥落

征婦怨

嫁君苦太遲别君苦太早官行有程期不得暫相保妾有嫁時衣金縷光葳蕤送君即逺道數日望君歸君去竟何許君歸竟何長昔為膠與漆今為參與商朝看雲間鴈暮看水底魚鴈魚過幾許何處寄君書有食不下咽有衣不被體夜回九轉腸日下千行淚階前萱草長奩内粉黛空萱草不解憂粉黛為誰容人生若朝露顔

色豈長好況乃懷憂愁憂愁復易老及春不開花結子
待何時君在須早歸妾在長相思妾不願君富貴妾只
願君賤貧賤貧足相保富貴多棄舊妾不願君成功妾
只願君早歸早歸及年少功成妾已老君去妾二八容
顔花莫如肌白不著粉色紅不施朱即令君尚未酬勲
妾年二十已有餘

楊花

楊花初生時出在楊樹枝春風一飄𧰼忽與枝柯離去

去辭本根日月逝無期欲南而反北焉得定東西忽然驚飇起吹我雲間飛春風無定度卻送下汚泥寄謝枝與葉邂逅復何時我願為樹葉復恐秋風吹我令黄萎我願為樹枝復恐斧斤斫我為椽榱只願為樹根生死長相依

和子同觀音寺新居

太學士千數濟濟多白袍其中靡不有令人愧遁逃風俗且如此焉能獨守高詳擇乃其道或得賢與豪近復

失段子嗚呼命不遭吾生得覬谿誰能置圜牢或武萬人敵何用學六韜文士亦齷齪勞心徒忉忉利害竟何許相去九牛毛脫略或吾事青松隱藜蒿麒鳳豈仰見狐狸多呌號如不卜清曠樂此阮與陶文思韓吏部詩見杜工曹揮麈談風月中夜聲飀飀往往移北山不必反楚騷吾道用無窮所志各有操或隱身幽討或放迹遊遨平生事已定用心奚獨勞

送畢之進狀元二首

春風不開花吹雲翳白日天寒食不足江頭拾芋栗我馬不敢驅畏此霜霰密君行當奈何開帆轉飄忽挽舟君且住為君一洗拂今日此良會他時未可必我生鋤犁手一飯願已畢官曹雖强汝令汝心若失扁舟行亦歸還我性曠逸騎牛不騎馬鼓腹吞溟渤他年作霖雨勿汙我蓬蓽

畢彜奇男子未識已心與獻策進英殿脱畧獨豪舉二年襄陽幕歸舟峴山渚同事三日留時時作險語隆準

帝王孫蕭然好風度詩書百萬卷胸中莽迴亙平生蘇
惠州氣槩頗自許人生艱難際政可觀去處二子經濟
才用之則為虎觽公且為客王孫且為主明朝各天涯
歌眉為誰嫵柂師挽舟去回首空南浦莫笑參軍强參
軍定强否

雨中有懷

世態紛戢戢客愁亦不盡坐牕木榻穿百慨逢一哂齲
眼敗人意喜事日益泯小暑三日熱重我憂躁疢崇朝

一雨洗意氣覺清緊焚香彊起坐曲肱聽鳴蚓出門復
有觀物色相蠢蝡危芳墮簷牙水螾上堦楯失勢蛛墜
網得時朽蒸菌矜飛啄泥燕戢翼翔雲隼此理復誰論
中腸紛結縝懷我平生好意得如合脗款段屈薄宦有
如驥服靷究李困諸生豪氣浮海蜃華李本達識磊落
忘畦畛忼慨任闕西開口見肝腎高蹈潘逸士未能趨
縣尹小王頗清修對策如射埻復有孫夫子未許連車
軫聚散各異處單車謝推引言笑誰與歡思逝如抽筍

作詩當昭言為我發大䠠

奉酬天復古風

我生不愛言欲言令人惡總總乾坤內抱此誰與託昔者所親人令或苦荼若生交各分離死交已冥漠事非固必存千載一轉脚要知達士心閲世等糟粕不求萬法脱不與萬法縛索然天地中去留如觧籜萬事豈足為而苦自結約吾以此應世方枘入圓鑿何當得蔡侯飄若雲中鶴新詩近道要如病飲良藥上言古心人次

言時道薄落落濟世志拙者但駭愕功名付吾子我獨甘藜藿誰知陋巷中簞瓢有餘樂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壽還呈秦少章

客思日百種無一適所願入夏對燈火坐𮨇如坐圈開口畏禍機俛首學癡鈍嘉友不在眼相思劇方寸晚涼策馬出豁然對清論盈月阻良覿歡喜論繾綣上言得三益次言科舉困新詩破煩想覺人體中健重我特特來殷勤留一飯促膝對夜樹蕭爽無俗坌歸來勞夢侵

令人欲高遯

政和丁酉罷攝樂清寓栁市莊居和林惠叔見寄

懐祿非其心事君要以道古來際遇間每恨見不早觀其風雲會事業何草草卓哉張子房器博用殊少恐量世主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遠從赤松老富貴非利達貧賤非枯槁超超聖賢心吾欣顧執掃

還居有感示二三子

四時忽代序靡靡無停息白露應節降凉飈變晨夕閒

居二十載還徙靡寧日鳥鼠有巢穴我居無定室田園固所乏婚嫁何當畢貧賤難為好仁義寡所匹總總百年内萬事安可必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齒髪已彫喪肌肉乏腴實固窮吾素分苟得鮮終吉餘年當幾何任運非得失

發東陽

客行無緩程悲吟無緩聲促促復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還欲歸近懐遠弗顧强復驅車去

七言古詩

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獨繼步名譽籍甚傳清都達人嗜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隱憫每顧脫世儒幾載俛首黌堂趨爭唼渠藻從羣鳧野人鼓瑟不解竽悠悠舉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跼蹐如轅駒古來志士恥沈没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寧論貴賤敵詩奏終使蘭艾殊

當時仲宣亦小弱蔡公歎其才不如迺知士子名未立
須藉顯達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哺當亦飲食瓊漿壺

次天峯居士韻奉寄

天峯靜者巢箕叟著書不為牛馬走夜雨題詩寄日邊
覩者辟易皆縮手嗚呼大雅久不聞吾道悠悠付林藪
伏龍鳳雛人未知畎田猥大皆粮莠將軍為志窮益堅
魯儒雖死不更守鷦鵬有翅須搏風苦李當道誰開口
京師車馬十二門一日萬億無不有吞腥啄腐何卒卒

正坐誚言並漸滑可憐惠施多才卿不悟據梧瞑低首功名浩蕩悵何許置身謀慮苦不久盍似淵明歸去來不作折腰求五斗飽食大人如肉山衮衮奔馳氣如吼東山野人氣亦芒郎將自昔今獨否誰能脂韋化百鍊世態欻如屈伸肘何時尊酒話疇昔擊節新詩意非苟

泥雪憶志康公度元老

正月二日多雪寒京師道路無日乾巷南巷北一望隔出門但見泥漫漫歸來危坐官屋底日飽太倉半升米

相思更覺行路難蒙垢何當為一洗

和任昌叔寄終南之什

少陵作者令卓爾彭澤一觴意何已詩工酒逸覺有神此理浪傳嗤俗子卻求舉選科目間仰看有道當汗顔聞君欲往更愁絶歸心日夜急飛湍

送歐陽司理歸荆南

荆南秀氣有異才我令見之歐陽子長年讀書五車過下筆神捷風雲起一昨新書讐末俗儒衣喜好入骨髓

此君矯矯出羣流一心本學妙達理斯之自信謝黨與
萬口一律誰信爾眼明卻見法令新四海文章盡藴氏
馬羣一遇伯樂空近拔其尤自君始可憐平生萬艱苦
及壯一官歸故里丈夫行道會有時用心深處良獨知
眼中人才不易得鳳翥龍驤非爾誰野人一身日百謗
人笑阮癡端不癡憶昔定交論心腹示我青青千載期
茲事風流定不朽謝爾紛紛輕薄兒如此嘉會豈易得
端知聚散非人力相期遠大莫相憶要須身健且强食

次君陟見志韻

秋風颯颯吹寒雨寒士畏寒不畏暑杜陵四海無尺椽
頗思大屋連千礎大庇天下寒士寒小利猶能及雀鼠
平生志大不小用未解從人問科舉可憐時俗喜儇媚
此道悠悠付何所不如歸來負寒日食芹得味絶不去
人生何處無一飯飽卧便便腹如鼓

竹枝歌上姚毅夫

元祐辛未閏月既望隴西太守燕客于郡之雅

歌堂客有某好余詩歌因作竹枝詞五章章五句以紀其事而一章言其行樂之欲及時二章言其及時而樂三章言其樂極而悲四章言其悲而自反五章言其反正也

秋月亭亭揚明輝浮雲一點天上飛欻忽回陰雨四垂

人生萬事亦爾爲令不行樂待何時

翠幕留夜燈燭光主人歡娛客滿堂龍船盛酒蠡作觴

秦吹齊歌舞燕倡夜如何其夜未央

佳人玉顔冰雪肌寶髻繡裳光葳蕤齊聲緩歌楊栁枝歌罷障面私自悲坐客滿堂淚霑衣
酒當毒藥色當斤人生行樂如浮雲一杯更盡客已醺美人不用歌文君客有相如心不春
壺傾燭燼樂事衰堂上歌聲有餘哀主人謝客客已歸風蕩重陰月還輝皎皎千里光無虧

浮沚集卷九

宋 周行己 撰

五言律詩

上元被差監酤妙覺書呈文叔二首

密雪沾游幕餘寒犯酒酋坐招羣客飲愁是獨醒人事業慚知己衣冠媿此身吾生自有分休問紫姑神

竊祿知踰分論才昧所長幸同操犢鼻幾不試漁陽醉

客或遺詬少年來索嘗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須忙

走筆問訊晁四以道

問訊晁夫子成州去幾時衣冠空擾擾鬢髮獨絲絲器業終難合行藏只自知嵩山讀書處還許寄晨炊

故鄉羣盜阻不見一人來免死依君祿全生抵酒杯衰年聊爾耳吾道已焉哉未遂鹿門去相思日幾回

寓居婁氏樓居

樓高雲隱户秋靜月侵幃曠守涵天界連山軸地機宿

鵁風葉亂歸牧笛聲稀身世浮雲外人生何所依

遷居栁市有感

緬懷彭澤令從借剡溪居水漫衆流會山連夜逕疎閑

闗非避世為道久忘書乍愜幽棲趣永欣塵鞅除

羅舍亦有宅洲渚啓柴門未足拒風色猶堪隔世喧卜

居空著論畢娶詎忘言且折薛中劵相從籬下樽

卧病京師蒙少伊察院惠米因叙歸懐奉呈

卧病逾三伏辭鄉已四年故人分祿米鄰舍貸醫錢志

業其如命行藏休問天吾歸舟已具老去合求田

再依前韻酬少伊

亦有南堤宅棲遲可寄年免從依廡債賸得買鄰錢爲道難逢世知吾獨是天小橋連里巷行日話桑田

次少伊韻反招隱

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隱之句夫言歸者衰病之所慕也公方振職臺綱四方想望以爲重詎可云乎爾輙次元韻反招隱以復之

我已逾衰齒公猶小五年少時能作賦平日不言錢風
采桓公雅詩情白樂天朝綱方有賴未可話歸田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韻寵示二篇輙復酬和一章
陳德一章叙情
恂恂許御史清譽自初年門絶苞苴使家惟薪菜錢文
章名蓋世忠義力回天不為兒孫計何須僻處田
咄咄休無賴栖栖又一年時從柱下史獨貸薛中錢多
病惟須藥長貧不怨天歸期無遠道猶滯稻粱田

雨後晨出滎澤道中寄嘉仲明府

宿雨郊原潤新晴禾黍香天高晨氣静地闊野風涼忽忽憂羣盗悁悁懐故鄉攝官聊免死何敢論行藏

謝嘉仲相招寄居滎澤

已觧陳蕃榻仍留杜甫亭飽聞期月政願受一廛氓萬事尊中酒餘年水上萍依投知有地流轉任浮生

送李子興新第歸寧

新恩好驥子門户有輝光昏宦通三世山川共一方拜

親令綠綬傳業自青緗買宅如來此相從及早凉

寄題江南李氏四照亭

聞道新亭好開軒四望虛葱葱佳氣合袞袞衆山趣野鳥來還去浮雲卷卻舒登臨富幽興應不羨陶朱

道中有感

晶晶平川靜暉暉寒食曛連山荒白草蜀地亂黄雲歲晚闗心事天邊為客身扁舟終不惡奔走失吾真

次渠僅老韻四首

癡拙時無用歸來老罷休夜寒為客夢歲晚異鄉愁鳥有南枝宿川皆東海流凭高望歸路雲重失滄洲

世事人情了年華鬢髮侵平生憂國淚老去戀鄉心四壁家千里三秋書萬金號寒小兒子念汝故深情

鳥暮已歸宿吾今行亦休百年能幾許萬事不勝愁貧賤須行樂功名可枕流鱸魚秋興遠風起白蘋洲

憂患功名晚塵勞歲月侵愁來無與語老去獨傷心不復周公夢寧須季子金題詩憑遣興情極恐言深

次李榮澤韻

已罷仍僑寓雖貧强客羞閒居非素隱高卧得清秋故國今何在他鄉未免憂為儒生用拙老去更宜休

宿大足寺

塵埃得古寺突兀亂山中疊徑僧居僻懸崖鳥道通塞雲常雨雪山木自多風萬事浮生外心花發暮鍾

送左與言赴杭司錄

艱難惟義重去住各愁深喬木迷歸夢孤帆伴客吟相

看憂國淚獨立望鄉心到日如無事來書速寄音

晨至石碣院時喪女殯此院二首

蕭寺來人少祇林過雨清日光微破影雲色未全晴久客嗟殊俗中年哭後生庭前空柏子此意復誰明

曉色初明野雲容尚隱林蒿萊三徑拙烏雀一枝深憂患他鄉淚淹留故國心平生丘壑趣哀謝媿同襟

送王天粹登第歸

王氏青箱學名家千里駒朝廷求士急吾子應時須上

第人皆有高才世久虛别君誰暖眼書信莫令踈

奉和林惠叔

攝邑聊覩政無才可及人案書捐吏役詹日遂吾真聽説桑麻好懽言雨露新貧居顧時熟聊試甑中塵

世間同大宅何處是安居卧地有知足棲巢亦晏如松楸懷舊隱城市逺先廬衰病難堪責交遊喜漸踈

書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

王子吹簫處孤城城上臺回同衆山入隱隱一川來花

草三春合軒牕四面開得官兼吏隱端復謝塵埃

原武喪女有感

人世刹那頃汝身能幾秋一生如夢了萬事盖棺休年老不禁哭夜長都是愁棄置復棄置千古共山丘

飄零同逆旅生死異前途恩愛此生斷聲容昨夢餘幻身令墮甑戲事已陳芻寂滅真為樂勞勞得爾如

秋霽分韻得中字

清晚搔頭望晴天已不同霽烟才冉冉雨意却濛濛為

客艱難裏思親涕淚中獨憑心事在倚杖看鴻秋

春日郊行

野步春郊淨佳遊病眼開風流可憐栁零落不堪梅水接仙舟泛山紆俗駕回歸歟月已沒餘興更登臺

聞官軍捷報呈彦升時仲

滞雨春惟冷端憂夜更長曲肱思已亂如面世難防捷報聞平寇安書喜到鄉鹿門心未遂誰與論行藏

五言排律

壽郡守

偬系藾門遠英流富緒長胚胎潛閶氣庭玉燠祥光永日粺南陸融風罷北堂綵餘長命縷香剩浴蘭湯丹穴皆威鳳荊山必豫章精神森秀發器質儼温良懿學傳經濟嘉猷合贊襄慶流多顯赫筮仕早騰驤遊刃無間劇提衡絶否臧高情薰愛日勁節肅清霜暫借朱轓出行看皂纛揚頌聲喧道路輿望屬巖廊時遇生申旦官臨指李鄉衆真金闕奏滿郡玉爐香强仕春秋富昌朝

事業芳臣千君萬壽賡載濟時芳

原武祈雨有應呈諸同僚

嗷嗷憂旱魃懇懇叩神祠自疏官多曠無辜歲莫饑奇峯俄變黑甘液遽如飾雷電寧無物風雲自有師荒郊回沃壤榮穗發萎枝攝邑乖為政同僚實副時民心惟禮義邦本繫安危食足無他事恩餘及我私白看雲子粒滑想杜陵匙拂拭萊蕪甑香炊定可期

七言律詩

壽沈守

三甲三壬五福俱胸中落落貯瓊琚池塘芳草詩情遠富貴浮雲世事疎一郡壽爐薫愛日層霄仙籍寄真書君王萬億臣千億永作天官拱帝居

壽時相三首

皇天祐德必生賢尊主功高五帝前嶽骨昴精來間氣彭齡聃壽與遐年遠無憂患身先退近有湖山樂更全秖恐蒼生須謝傅每聞人誦袞衣篇

每聞人誦袞衣篇又值君臣慶會年臘雪已先調四實
春風還是作霖天經綸道自心源出損益時隨世變遷
當宁旰宵懷舊德非公誰與濟商川
非公誰與濟商川年德俱隆文武全省事省官民自定
足兵足食務當先烹鮮取治惟無擾置器期安在不偏
公壽且千君且萬四方永永樂堯年

次僧曇隱謝見臨韻二首

倦雲小息五公山來往扁舟勝據鞌强飯未能追馬革

寄餐端恐識猪肝山泉周匝流清泚古木森羅照屈蟠
獨臥北牕懷太古元無一物到門闌
隱跡僧居無所為蒲團曲几面清池一身有累須三逕
萬物無私各四時心與溪山相宛轉事隨塵世漫紛披
山中不用詩招隱已約施巖采紫芝
几山出示陽橋唱和諸什竊慨英才之沈寂光景
之流邁因兩次其韻皆以少日為篇首一以贈監
鎮孫和仲一以贈知丞苗几山云

少日稱豪弓馬場時平不復戍漁陽引杯看劍夜雲黑橫槊賦詩寒日黄霜落草枯閒戰騎位卑祿薄困征商白頭未試吳王妓楊柳蕭蕭古道傍
少日稱豪筆硯場一官家近住河陽人情易變春雲薄世故飽諳秋鬢黄寒日蒼凉臨逈野浩歌悲壯激哀商時平民樂官無事醉倒題詩舞袖傍

子固嘉夫相過觀几山唱和

萬事都將笑一場不如載酒訪高陽凍消地面可憐綠

日暖楊枝無奈黄尚德久從君子魯言詩仍有起予商

太平無事閒居樂且醉高樓大道傍

再和子固

老年不入少年場不似當時在洛陽福善坡頭回曳練

石家寺裏看姚黄春風楊栁東西陌古道樓臺南北商

流落如今歸未得白頭憔悴巻城傍

嘉夫再有氷玉交輝佳句復和酬報

爛爛雙瞳掣電光照人皮裏有秋陽誰將鼠腊同蒼璧

枉把鹽車服乘黄合有猷謀陳稷契即看灝噩繼周商近來佳句驚人甚敢竝蒹葭玉樹傍

和李文叔見招

杜曲林泉可寄年功名富貴有危顛囊中佳句渾輕與海内名方莫浪傳赤脚拏舟能楚些明眸度曲解回旋且過叔度留終日未問他年騎錦韉

再和文叔

事業功名看百年千杯醉墨謾張顛闕西夫子時方棄

稷下諸儒誰與傳契闊十年纔道舊間闗千里又言旋飄萍斷梗無根柢愁喚羸童理破韉

病中思歸呈千之十七兄

白首遑遑謾世憂我今問米下揚州支離病骨難堪暑浩蕩歸心不待秋兵火彫零餘故里功名衰謝獨扁舟腐儒老死終無用收拾綸竿好去休

再用前韻趣歸

故鄉何處海東頭地盡東南最勝州水陸歸程幾百驛

風塵回首恰三秋無才北使能降敵決意東歸已辦舟

去國不緣明主棄只緣多病更宜休

和孫德平病秋思歸

春雨秋風無盡期鳶飛魚躍各天機年光逝水催前浪

世事浮雲換白衣草木變衰知節改田園蕪没要吾歸

人生萬事惟心可真處何妨世俗譏

奉和知丞苗几山 時几山以謗被劾

陸沈僚底網騤瞿玩世滑稽常自如鞍馬猶堪供矍鑠

功名誰復念居諸胸懐金玉天知我仕宦風波丞負予尊酒夜闌聽軟語清談笑謔極羣書

和使君閔雨

布穀催耕候已深驕陽未肯化為霖一年鈴閣傳齋禁三月花時負賞心空谷靈湫能奮響叢祠古木已成陰時取九華龍水又禱西祠侏儒飽死渾無計屬耳頹墻聽雨音

次胡志衡韻

城北城南春湫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須多事途窮哭

莫倚高才甕下眠渭水來從鳥鼠穴隴山真接首陽巔登臨未盡牛羊下安得羲和叱馭旋

和蔡八十約同歸

十年塵土送春衣每見春風憶翠微射策決科知已誤求田問舍早須歸人生豈料長身健行李還應與願違遙望故山心獨往杖藜三嘆暮雲飛

再和蔡八十約歸

聞說尋山意已清況逢佳客作山行百年心事同杯酒

萬里春風出帝城秋燕欲歸棲集穏春鷗無事往來輕

風流定是輸陶謝應笑凝人似步兵

五言絶句

蘭溪驛

小雨滋春態餘花落晩香扁舟還獨往誰與論行藏

姑射仙人

易簡乾坤理和平兆庶情誰知為帝力萬國自生成

魯直帖

秀潤瞻眉宇清真接話言端能愈吾疾已覺意超然

李端叔帖

鐵面黄犀骨霜髭燦蝟毛晚年聊混俗猶不廢稱豪

米元章帖

戲事匆陳子浮生甑墮休遺音餘翰墨人尚想風流

七言絶句

和丁忠節三首

絶廬高隱白雲間德行人知是閔顔側席求賢新詔黒

肯教夫子久居山

七十稀年幾許閒星星鬢髮半衰顔寸心灰盡周公夢不戀朝衣只戀山

大儒出處自無心調燮功高利物深用舍行藏皆是道不分朝市與山林

送禪照大師四首

常寧隱子書來告行隱子喜文而未及道是行也將求師而問焉友人林惠叔贈言有脫鞋之

語隱于疑曰薄之甚矣非也予因述其語贈行

且解按劒之疑

海鴈年年自往來迢迢此去幾時回春風滿路真消息

應是桃花處處開

千峯如畫不安排的的天然更莫猜草碧花紅春鳥呌

此中何處問如來

行行識取靈巖路多少遊人只麼回門前有箇擎天柱

千萬歸時帶取來

脫却多年破草鞋脚根步步踏如來昔人根鈍真堪笑
直待血流方始回

知趙鼎臣贈呂令二首

幕下胸中水鏡寒否臧定不失毫端要知四海皆兄弟
莫作前人青白看
坐衙官似坐禪僧萬物風行自斂冰縱解他心無所得
不知何處計才能

偶書楷老帖後

楷公不見十三年何處高談洞下禪禪裏相思無是處不相思處有誰傳

春日五首

送春小雨作輕涼碧尾鱗鱗動霽光紫燕銜泥歸舊屋黃蜂採蜜度斜陽

小牕午枕夢初醒特特來尋春徑行晴日暖風無俗客岸巾柳底聽新鶯

蛺蝶尋花經竹過蜘蛛結網趁絲行簷前飜翼頻來燕

葉底窺人欲去鶯

深院回廊春日長晴絲冉冉暖浮光五株恰似陶彭澤滿縣愧爾潘河陽

無賴春物惱人愁百年心事信沈浮何時買得會稽宅蠟屐自作烏衣遊

元日同麻萬紀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正月一日思悠哉水邊盡日意遲回豈無俗人一盃酒不作區區城裏來

岸頭欣欣木向榮岸下涓涓春水生晴日暖風無俗容故尋野徑逐溪行

寒風昨夜動天起春色今朝入眼濃橋北斜斜柳垂綠岸南細細草生茸

南寺橋頭緩緩歸卻來高閣更遲遲水邊白鷺雙雙立樹杪烏鴉箇箇飛

出自西門入北門南迴東轉逐村村輕黃淺綠飽經眼卻得歸來細細論

哭呂與叔四首

平生已作老藍川晚意賢關道可傳一簣未容當百漲獨將斯事著餘篇

淹留也復可疑人不向清朝乞此身芸閣校讎非苟祿每同高論助經綸

朝聞夕死事難明不盡心源漫久生手足啟云猶是過默然安得議虧成

朝廷依制起三王歎惜真儒半已亡猶有伊川舊夫子

飄然鶴髮照滄浪

睡起偶書二首

晴日薰人午睡迷輕舟小楫夢中歸覺來搔首牕前立草緑花紅燕子飛

爐香一炷満牀書野杏山桃三四株食罷睡餘還獨立一身此外復何須

瀟湘暮雪

凍雲垂地雪紛飛日暮天寒鴈已歸猶有江頭問津者

不知此去欲何依

春閨怨三首

春盡遼陽無信來花奩鸞鏡滿塵埃黃鶯恰恰驚人夢欲到郎邊却麼回

深院無人簾幕垂漫裁白紵作春衣停針忽憶當年事羞見梁間燕子飛

燕子引雛來去飛楊花漠漠草萋萋𢠵前睡起渾無緒倚遍欄干日又西

示負書

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真從此盡將覆醬瓿只于心地起經綸

留題祇陁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風意味長江上鵓鴣啼雨罷隔洲烟樹日蒼蒼

從姚毅夫乞酒

春來不飲動經旬空戴陶潛漉酒巾風雨惱春愁獨坐

提壺無事故撩人

示提壺

藜杖芒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關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

武陵烟雨

桃花流水武陵源烟雨冥冥暗一川試問山中避秦者不知此景是何年